

太原保卫战

郭天印 著



太原保卫战

郭天印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太 原 保 卫 战

郭天印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太原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1/32 5.625印张121千字印数，1—9000册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2.45元

ISBN7-80505-088-0/1.88

内 容 提 要

1937年秋，日军以数万之众猛扑太原城，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以劣势之师与敌首坂垣展开血战、重创侵略军。傅作义将军盼援军盼补给，但他盼来的仅仅是死守的命令。再守下去，势必全军覆没。这时，周恩来、卫立煌的巧妙安排，拯救了守城将士数千人的生命。

一 夕阳下的梅山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十一月三日傍晚，一轮血红的残阳照射在太原城内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大院内的梅山顶上一棵松树站着的一位高大魁梧的军人身上。深秋时节的太原，已经是秋风吹来阵阵凉、飒飒落叶满地黄的季节了。一阵轻风夹着从忻口前线飘来的硝烟缓缓吹来，抖动着军人的衣角。军人似乎嗅到了那浓烈的硝烟，又似乎热得烦躁。顺着这阵风，他右手解开将校呢军大衣的几颗一寸大的镀金纽扣，左手摘下戴在头上的军帽，往前挺挺身子，默默地站立着，只把脚下的碎石踩得咯咯作响。

在离这高大军人不远的一块太湖假山石上，也有几位戴着望远镜的军官在向城外的公路上指点着什么。就在他们的望远镜视野之内，几股杂乱的灰色人流和草绿色人流正在拥挤着，喧嚣着，夹滚着阵阵黄尘，由北向南而去。在这人流中间，是数不清的军马，炮车、拉着伤兵的卡车，拖着家眷的吉普，不时还有几辆黑色的卧车在架着机枪的摩托车簇拥下疾驰而过。

望远镜在移动着，由远郊向近郊，越来越明显：又是一股人流，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样的色彩都有。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都俱全。奔跑的毛驴，手推的小车，开不动的汽车，

散了架的平车，在向城外，向那灰色和草绿色的人流汇聚着，唯独不见有人向这偌大的太原城走近一步。

一会儿，这几位军官收起望远镜，气呼呼地走到那松树下的高大军人跟前，其中一位粗胖而显得特别凶悍的军官粗声粗气地说道：“军长，王靖国军长的部队根本就没有进入西山既设国防工事。甭说野战，连他娘野鸡都没留一只。”

“军长，”另一位略显年轻、精瘦，眉宇间流露出超人聪慧的军官接着说：“孙旅长所言不差，不仅王靖国的十九军，而且，卫立煌将军、高桂滋将军，李默庵将军，还有我们陈长捷将军的部队，也都没有进入划定的东西山之阵地。现在我……”

“说下去，”被叫做军长的高大军人不动声色，只是把提在手中的帽子端端正正地戴在了头上。

“军长，”瘦军官这才又说：“这样一来，所谓依城野战的计划就怕要落空了。”

“是啊军长，”胖军官一挥手说，“我们三十五军困守孤城倒不在乎。有军长你在，什么样的城咱们守不住？嘿，只是便宜了这些王八蛋。都他妈长了兔子腿。”

“军长，”不等那军长答话，胖军官身后又站出一位更年轻，却也同样凶悍的军官：“我王雷震愿带第四二二团出城执法，您以总司令名义下令，我保证一个小时之内把这帮家伙统统送入东西山阵地。”

“王团长，”那军长终于开口了：“如果他们不服你管呢？”

“那……”

“那就打？”

王雷震没词了。被称做军长的人才微笑着，似乎是批评，又似乎是解释说：“不能打啊。中国人打中国人，晋绥军打晋绥军，中国人自相残杀，这样的苦头我们还尝的少吗？须知这正是日本人所盼望的。这亲痛仇快之事，我们不能做。现在，不管别人怎么跑，我傅作义不跑，我们三十五军不能跑，情况是严重的。但我已想过多次了，我们三十五军独守太原，即使玉石俱焚，也有重于泰山。”

说完，他又对那胖旅长和瘦军官道：“孙旅长、董旅长，顺便通知一下临时配属我部的二一三旅杨旅长以及炮团团长，半小时后，各部团以上军官到司令长官部会议室开会。”

一行人，心事重重地走下梅山。远天远地，传来了一阵隆隆的炮声。

战幕，降临了。

夜幕，降临了。

二 二战区的群英会

三十五军守太原，傅作义做留守司令，这个决定是在昨天召开的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上做出的。

在昨天的高级将领会议上，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本来是想把这副担子撂给他并不太喜欢的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去挑的。卫立煌，何等人？中央军里勇冠三军的五虎上将，忻口前线威震敌胆的前敌司令。由他来独当一面，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是，这位当初忻口会战时自愿请缨杀敌的二级上将，这次却偏偏打定主意不守太原。当时，在长官部豪华的会议室里，会议桌两边各自坐着以卫立煌为首的非晋绥军系统将领黄绍竑，孙连仲，李仙州，李默庵、高桂滋等和以傅作义为首的晋绥军将领杨爱源，朱绶光、孙楚、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郭宗汾等。这个架势，坐在会议桌顶头的阎锡山一眼就看出来了，表面上看，这些人相互打着哈哈，客客套套，你敬烟，我点火，说个笑话逗个嘴，似乎挺和谐的。但是，从实际心理讲，情况就大非所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晋绥军将领在本土作战中向来瞧不起老蒋的嫡系中央军和其他各省的杂牌部队。尤其是象傅作义，孙楚，陈长捷这样的一些高级将领，想当年北伐远征，中原大战，都曾是风云一时的人物。阎锡山自己就说过，“傅作义一个师，可以顶

中央军一个军。陈长捷一个旅，可以打中央军两个旅。”事实上，象傅、陈二部这样的部队，也确实是比较能够打仗的。即以现在还正在激烈进行的忻口会战来说，傅、陈二部就确实打出了相当的威风。不说别的，仅傅部董其武旅长带领敢死队突袭敌军坂垣司令部一战，就足以使日寇胆寒，使各客军将领（注，阎锡山对入晋抗战的非晋绥军部队统称客军）对三十五军，当然也对晋绥军刮目相看。可是，那些所谓客军将领本来就不愿意受阎锡山的节制，为这位土皇帝卖命。在他们看来，阎老西是借刀杀人，借客军的刀杀日本人，借日本人的刀杀客军。比如那位老西北军将领孙连仲就多次抱怨阎锡山的“永久国防工事”不永久，日本人飞机一炸就上天。结果是连日本兵都没见着，先就葬送了好多士兵。因此，这位在娘子关前打了败仗的将军反倒盛气凌人地对阎锡山本人和副司令长官卫立煌，黄绍竑大发牢骚：“太原城，让晋绥军守吧，我们西北军能在山西打就打，不能，到别处也可以嘛。”

明明是当初赵承绶、梁化之任总监时受了贿，偷工减料造成的工程质量问题才引出了娘子关不战而败的严重后果，可是，阎锡山却不去追究赵、梁二位亲信，反倒恨透了孙连仲。孙连仲啊，孙连仲，我的娘子关，乃是天下雄关。若不是你弃关而逃，我的忻口会战何至半途而废，我的表里山河又何来后顾之忧？你孙连仲当年也曾是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叱咤风云的虎将，驰骋中原的“旋风”。中原大战时，曾打得老蒋的爱将刘峙望风而逃。那时候，你何等威风？这一次怎么就一下成豆腐司令了呢？说到底还不是记着中原大战时的老帐，成心和我阎伯川过不去吗！所以，依着阎锡山

的想法，这孙连仲是非严办不行的。弄不好，得叫他跟着因天镇盘山失守而被枪决的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去报道。可是，不行，人家是客军，在此等生杀予夺的问题上，并不归阎锡山这个战区司令管辖。何况，如若不是日本人打进山西，就是孙连仲要来，我阎锡山未必会答应借给小路一条的。不管怎么说，现在人家是帮你打仗，帮你阎伯川的忙。想到此，阎锡山两只颇有城府的眼睛在孙连仲身上扫了一下，又在左右两边的将领身上溜了一圈，心里暗暗打定主意：这笔买卖错不了。我出枪出钱，你出人出力，管你卫立煌也好，孙连仲也好，太原城，我还是要借你们之手守一下的。

“诸位将军，”阎锡山慢条斯理地开始了他的讲话，“现在，日本人已经突破了咱们的娘子关防线。噫，这个太原城的后路看来是不能不考虑了。嗯，所以嘛，这个忻口的部队，两天以内要成梯次地交岔掩护撤下来。这个，这个下一阶段的任务呢？我看就不说大家也明白了吧？”说到这里，他用和善的，却是带有芒刺的目光直指卫立煌。

“阎司令长官，”卫立煌啪的一个立正站起。阎锡山也急忙还礼：“俊如，有话就说呀，噫。”

“是！”卫立煌表面上是对阎锡山毕恭毕敬，实际上却句句都带有老大的“不敬”。他说道：“依司令长官的意思，太原城是非守不可？”

“这个，这个嘛，守与不守，还要诸位讨研讨研嘛。不过，有一句话我是在蒋先生那里说过的：‘收复失地，固非当时之力所能胜，而守土抗战，则为军人应尽之天职’。”

阎锡山的话，软毛带着硬骨头。可卫立煌却不吃这一套：“阎长官，俊如以为，阎长官之抗日名言，自然是吾等

晚辈奉行之经典，学习之表率。但俊如又以为，以阎长官而论。出过国，留过洋，熟读孙吴，尽知韬略，当然也会审时度势，慎重以战。如此，则俊如又以为，以目前而论，这太原城则有三不可守。”

“嗯？三不可守。这个……”阎锡山伸出了三个指头。

“其一，平型关，忻口两大战役，前后历时近二月，激战数百次。无论中央军、地方军，还是总司令之精锐晋绥军都已疲惫不堪。而据最新情报，敌酋坂垣征四郎却正在得到一〇九师团，一〇八师团等总数不下三万生力军的增援。以我羸弱之兵，拒敌精锐之众，此乃兵家大忌。阎长官自然清楚。此为一不守也。”

“好，这二不守呢？”阎锡山收回了一个指头。

“太原城虽然城高池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之城。然时已变矣，今非昔比。以当今而论，敌人占有航空兵、炮兵之绝对优势。在这些热兵器面前，高墙厚城，形同虚设，徒增士兵死亡，此为二不守也。”

“嗯，嗯，这个是二不守。”阎锡山又收回了一个指头。

“这三不守嘛，”卫立煌顿了一下，略为幽默地说：

“好在周恩来先生是阎长官自己请来太原的。山西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模范。俊如也就不怕有人说我赤化，是什么七路半，八路半了。”

卫立煌这几句话，不仅是阎锡山，全体在座的各位将领也都大感莫名其妙。卫立煌有亲共倾向，这一点早有传闻，可是，这讲几句话又与那周恩来有何相干呢？

“俊如，这个，有话你就说嘛。噯，不要兜什么圈

子。”阎锡山急得插上一句。

“好，我说。”卫立煌清了清嗓子，接着道：“会前，我去拜访了周恩来将军。周将军认为，抗日战争是一次持久的，全民族的战争。以目前形势而论，敌强我弱，敌人追求的是与我方进行一次接一次的主力决战，从而大量消耗我军主力。而对于我们来说，则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相反，周先生的主张，是把空城留给敌人，我们则应保存有生力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俊如，这个，就是你所谓的三不守了？”阎锡山用一种不可捉摸的微笑问道。

不等卫立煌回答，只听“啪”的一声立正，有人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

挺身而起的这位将领不是别人，正是阎锡山的心腹爱将、晋绥军十九军军长王靖国。王靖国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操着浓重的五台口音抢先说道：“报告司令长官，在下以为，卫副司令长官所见，靖国实在不敢苟同。太原，太原是什么呢？”他气宇轩昂地走到大墙壁上悬挂的军用地图前，拿起一根预备好的教鞭指道：“太原乃晋绥两省之首府，为华北军事之重镇。它东扼太行、娘子关之险峻，望冀豫，控华北；西踏吕梁、中条之重山，卧黄河，挟陕甘。如此要冲，故为古来兵家看重。古代杨继业尚且为北汉守太原三月而赵匡胤久攻不下。近代，又有谁一枪不放可占有我太原？靖国本以为，卫副司令长官身为党国名将，民族栋梁，一定会坐镇太原城头，给不可一世的坂垣征四郎个好看的。想不到。”说到这里，王靖国故意昂起了头，一边踱着慢步走回原座，一边颇有奚落之意地说：“我们堂堂的副司令长官倒

想好了一套充充足足的逃跑理由。”

“是啊！当然有人是惯于找逃跑理由的。”卫立煌笑而不言，李默庵却怒不可遏，当下把王靖国给顶了回去：“比如王将军吧，兄弟就十分佩服您的逃跑才能。听说晋绥军执法大队长张培梅老将军给您有一大函曰：‘王军长览，放弃雁门，你就该死。守住崞县，犹为侥幸之幸。再失此城，国法岂能容你，泰山鸿毛，皆是一死，交在生死，不敢不告，遗憾的是，这崞县，也不知是丢在那位将军手里。连日本人都惊叹他的逃跑速度。’”

“你。”王靖国拔枪在手，“哗啦”一声顶上子弹。

“来呀，默庵没有死在日本人之手，看来……”

李默庵正要再抖落王靖国几句，半天坐山观虎斗的阎锡山说话了：“靖国，放肆！”王靖国的枪马上就软软地落回了枪套。

在山西，人们都知道，阎锡山用人是十分重视裙带关系的。当时有一句民谣，“会说五合话，便把洋刀挎”。这王靖国当官，主要的资本之一便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五合人，也正因为如此，尽管阎锡山的执法队长，素有黑头张之称的张培梅老将军一再叫他“伏法”，可这“法”就是在他头上伏不下去。原因很简单，他有阎锡山这把保护伞。所以，李默庵当面揭王靖国的老底，其实也就是骂了阎锡山的腐败，依阎锡山的脾气，本是容不得一位客军将领如此不客气地指桑骂槐，可是这事，他底虚。怪谁呢？还不就怪王靖国自己太不争气？如果雁门关轻易不失，那日本人就难进山西大门。如果崞县能按阎锡山的指令顶住十天而不是三天，忻口会战也就不至于举棋不定，骑虎难下，娘子关守军也就可以

及时得到增援。战争这个怪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而王靖国这个宝贝偏偏就爱把这一根头发丝揪断，弄得阎锡山手忙脚乱，一错百错，一再贻误战机。如若是别人打了那两个关键性的败仗，阎锡山早就把他给枪毙了。但对王靖国，阎锡山下不了这个手。因为他无能，但是可靠，他怕死，但是不怕骂。对阎锡山绝对服从。而这一点，象傅作义，陈长捷，甚至孙楚等人都是做不到的。

“诸位，大敌当前，蒋先生一再告诫大家要精诚团结。”阎锡山搬出了本来不愿意提及的蒋介石。目的当然在于以此压一压中央军和其他杂牌军的将领：“以前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总起来说：咱们二战区战场上打得还是不错的嘛。噫，这个平型关，咱们和八路军配合打了个胜仗。这个忻口，噫，连日本国内都震动了嘛。噫，虽然说咱们也丢了一些地方，但和全国各战场相比，还是算不了什么的嘛。这也就是蒋先生对咱们黄副司令长官谈的，咱们山西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嘛。噫？”说到这里，阎锡山看着坐在卫立煌下首的黄绍竑说：“季宽呀，你就把这个蒋先生的话给大家传达传达嘛，噫。”

黄绍竑参加这个会议，是窝着一肚子火来的。娘子关失守，他是前敌司令官。自然责任难逃。可是，谁又知道他黄某的苦衷呢？由于阎锡山的判断失误，认为日本人不会从天险隘口娘子关派兵入晋，而将主力兵团百分之九十以上投入了忻口会战。配给黄绍竑的，一百五十里宽的防线上，竟只有西北军和川军的六个杂牌师。兵少且不说，如果是他的桂系军队，象北伐时期的第七军也就罢了，偏偏这些杂牌部队又不听调动。正当激战方酣之时，陕军冯钦哉两个师竟不宣

而逃，这才造成了娘子关大溃退。然而，不管怎么说，这失败的责任却是让他黄绍竑老老实实给担上了。想到此，想到那大溃退中丢兵弃甲的狼狈相，他禁不住不寒而栗，深悔自己何以在没带一个亲兵的情况下，竟然按着老蒋的指挥棒，跑到山西来给这个土皇帝当什么副司令长官。现在，这个老奸巨猾的司令长官又在点自己的将了，其用心何在，我又该如何作答呢？

“诸位，”黄绍竑清清嗓子，以他干练而敏锐的目光巡视一周，算是打过了招呼，而后才以一种不卑不亢的语调说，“季宽临来山西前，曾经面见蒋总司令。蒋总司令说‘山西是多山地区，易于防守，而且晋绥军对防守有很好的经验。务要将山西守住，控制平汉路的西侧面，不让敌军沿平汉路南下渡过黄河，进而威胁武汉。’”

“嗯，这个，”阎锡山笑咪咪地插话，“看来蒋先生是讲得很清楚的，山西非守不可。蒋先生的话，可是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啦，噯！”

“阎长官，”阎锡山正在自鸣得意，没料黄绍竑接口道，“虽然如此，但以季宽看来，这太原还是不可守的。”

“啊！不可守？”阎锡山有些懵了。

“是不可守。一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兵无定法，蒋总司令的话并非圣旨。二者，即以蒋总司令所说之严守山西，主要也是以山区为依托进行坚守。而太原城本身，不当算在此列。”

“嗯，噯，这个……”阎锡山的心凉了半截。谁都知道，镇守太原，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将才行。如其不然，众多的部属，杂乱的军队，谁人统属得了。要让阎锡山自己按他

整日所鼓吹的那样来个“守土抗战”，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最有资格，也完全可以当这个司令的，除阎锡山本人外，自然是卫立煌、黄绍竑二位战区副总司令了。但卫立煌有言在先，阎锡山拿他也没法。现在，黄绍竑又一推六二五，这就迫使锡阎山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守城大将的人选问题了。因为太原非守不可，开会不开会都一样。这会，仅仅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守城，这是阎锡山的意志，他说了是要算数的，他想了也是要算数的。他不是不知道，从军事上来说，太原确实不可守，但从感情上来说，不守又是不行的，想一想吧，就在这块土地上，他曾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啊。多少年来，蒋介石的阴谋，冯玉祥的雄师，张学良的铁骑，多少次军阀混战，多少次大兵压境，他都挺过来了，山西依旧是阎家的山西，太原城始终没让别人染指。而今，这一切竟要留给日本人了。这踞虎龙城，这三晋宝地，这人间的锦绣，这无尽的荣华。阎锡山还比别人更明白一点，如若一枪不打就放弃太原，他便是张学良第二。而我阎伯川又岂能与一介武夫张少帅相比。何况，从根本上讲，他毕竟不愿意相信太原不可守。起码，应当给日军以重创，让他们知道，离开了平型关、忻口那样的天险，我阎某人的地盘照样不是那么容易得手。然而，如此就必得一位雄才大略的统帅。

现在，既然客军将领靠不上，他就在晋绥军将领中找人了。陈长捷？似乎不足以服众；王靖国？就连他自己恐怕也不敢承认是这块料；孙楚倒是颇有头脑，可惜锐气初折，难以复原；赵承绶无全盘统帅之才气；杨爱源乏叱咤风云之虎威。只有傅作义，非傅作义不可！勇冠三军的良将，镇守涿州的福星。谁人不知，谁人不服？有傅作义在，日本人也得

怕他三分。何况，太原前线敌酋坂垣征四郎本来就是傅作义的老对手，他不会不知道傅作义这张王牌的分量的。

说起来，阎锡山对傅作义是自有他的看法的。用则用矣，信则未必。但不管怎么说，姓傅的毕竟是晋绥军的将领，阎锡山的下属。讨厌归讨厌，和卫立煌，黄绍竑这些客军将领相比，则又大大另当别论了。好，就是他，非他不可！阎锡山决心已下，却并不急着说出。他要等傅作义自告奋勇。这是他用人的策略，心照不宣足矣。他点着一支烟，慢慢抽上，悠悠地吐出一口淡淡的灰雾，而后缓缓说道：“这个，诸位，我已和蒋先生通过电报了，太原是非守不行的。不守它，我们的战略物资转移不走。不守它，我们无颜以见三晋父老，列祖列宗。这个太原城，不仅是晋绥的太原，也是华北的太原，中国的太原。所以，无论晋绥军，中央军，还是其他的地方军，都有义务守太原。当然了，俺，这个分工是有所不同的。俺，我的计划，是依城野战，蒋先生也同意了。俺，这个，也就是说，留一部分坚强部队守城，其余各部都上东西山之即设国防工事进行野战。这个，进可攻，退可守，万无一失。俺，当然了，最难的，还是守城重任了，这个担子谁来挑呢？”他不说了，深邃的目光直指傅作义。

开会以来，傅作义还没有做任何表示。但是，他心里也早在考虑这件事了。从理论，纯军事理论上讲，他同意卫立煌的看法。敌强我弱，依城野战并非良策，守住太原，谈何容易！然而，从感情上说，他又不愿意白白放弃太原，起码，不能让那个坂垣征四郎顺顺利利拿下太原。本来，忻口就并非不可以再战，日军也并非还有什么持久攻击之能力。